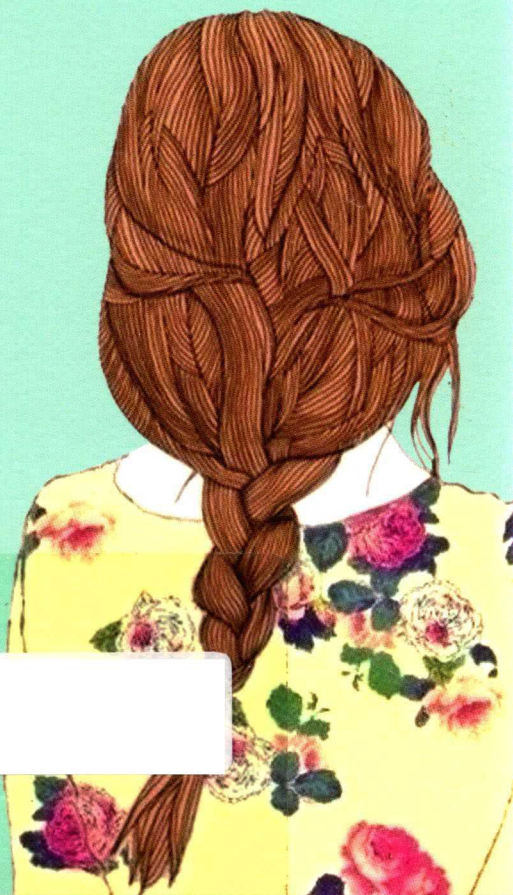


# 剩女茉莉

剩女不剩  
看内心强大的女孩如何赢得美好人生

(加) 文章  
著 / WENZHANG



## The girl Jasmine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一部职场小说，  
她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八零后女孩在加拿大职场  
的成长历程与情感归属。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剩女茉莉 / 文章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552-1863-0

I. ①剩…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4400 号

剩女茉莉

- |      |                                               |
|------|-----------------------------------------------|
| 书 名  | 剩女茉莉                                          |
| 著 者  | (加) 文章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68068026 |
| 责任编辑 | 周 莉                                           |
| 装帧设计 | 毛 增                                           |
| 照 排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 (890mm × 1240mm)                         |
| 印 张  | 7.75                                          |
| 字 数  | 22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1863-0                        |
| 定 价  | 28.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38

建议上架: 畅销 / 小说

## 开 篇

“唔，这个地方很重要。记住了？”乔治转过脸，对跟在他身后的我说。

说这话的当儿，乔治正迈着两条长腿在前面走，我一溜小跑跟在后面，心里直打鼓：上帝啊，这个该死的农学院大楼看上去像个迷宫，千万别让我走丢了。谁知乔治一个急刹车，在这个既非教学区，又非办公区的过道里停了下来。走在后面的我来不及反应，整个儿扑到了乔治身上。乔治抱住我，白求恩顿时变脸关公。

我做出一副受到非礼的委屈表情，挣脱出加拿大绅士乔治的温暖怀抱，然后故作地拉了拉衣服下摆（天性！再老实的姑娘也会勾引男人），红着脸顺着乔治的目光向右看去，只见门上印着一个穿裙子的女生，下面是：Women（女性）。我扑哧一声笑了，领情地看了一眼加拿大关公：这个长得像惊叹号似的男人是在break ice（破冰）吧？虽然笨拙，显见善良。

这一撞，让这个本来很平常的一天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这一天本来就不该被忘掉，这是我来圭大的第一天。

## 目 录

目录

第一章 职前拓展

### 开篇

第一章 职前拓展 / 001

第二章 上帝打了个盹儿 / 025

第三章 一不小心当上了小三 / 045

第四章 名序风波 / 066

第五章 政府雇员 / 080

第六章 企业文化 / 098

第七章 打击二奶行动 / 130

第八章 团队是这样炼成的 / 146

第九章 情路漫漫 / 169

第十章 炒老板阴谋 / 189

第十一章 东方大国 / 219

第十二章 握住这双手 / 232

尾 声 / 243

## 第一章 职前拓展

### 1

博士最后一学期。泡了五年实验室，我这棵中国黄土地上长出来的大萝卜终于腌成加拿大的西洋参：我顺利通过了答辩，毕业论文正在润色中，乔治可望收获到三篇发表在北美权威杂志上的文章。那段时间，我连做梦都是怎么才能让数据漂亮点，自圆其说。这天，乔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茉莉，AP Plastics（AP 塑料公司）正在物色一名中国留学生，担任他们开发中国市场的顾问。你知道，你做的这个课题就是 AP 公司资助的，你对这个项目很熟悉，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推荐了你。”

“只是资料翻译吗？”我毫无思想准备，傻傻地问道。

“不，你要全程陪同，负责一个月后他们的中国之行的所有的笔译和口译。”

“口译？可我从没受过任何这方面的训练呀！”翻译是一门学问，一向头脑清楚的乔治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我知道。但是 AP 这次去中国会有很多技术方面的沟通，需要一个对专业比较熟悉的人，普通的翻译人员在词汇方面会有问题。茉莉，中文是你的母语，同时你又在加拿大浸了五年，依



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乔治用了“浸”这个词。是的，五年的时间，英语听课，英语租房，英语购物，甚至吵架都是英语，我的英语理应不错了。可是……我揣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研究生办公室。

研究生们的办公室虽说跟教授们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却是咫尺天涯。不大的房间用活动隔板分成四个方格子，每个格子里一张书桌，一张椅子，一个简易书架。书桌上有一盏台灯，体现了老板们对我们视力的关怀。虽然对我们这些已经有“四只眼”的书虫来讲，这个关怀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相对教授们的独门独院，这种“咳嗽之声相闻，眼角余光可见”的地方就像大杂院，是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的。这不，我一回到办公室，就遭到了乔、飞飞和晶晶的“围攻”。

“茉莉，听说你要陪 AP 去中国啦，乔治找你是说这事吗？”

“茉莉，你这丫头傻人有傻福嘛，金元宝咋就往你头上砸呢！”

“茉莉，这一陪，你的饭碗就到手了，哪像我们，赖着不敢毕业。将来到了公司里，可别忘了拉姐们一把。”说这话的是小美女晶晶。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空前亲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揣着一颗更加沉重的心回家了。短短的几分钟，我对中国之行的担心已经从能否胜任口译上升到了能否为我挣得一个饭碗。

## 2

公司的办事效率就是高，两天后我收到了 AP 速递来的一大包产品介绍资料。同时，行程安排也通过传真送了过来。

那包材料的上面是一份特聘合同，列着我此行的“任务”：完成 AP 产品信息的翻译和印刷，录制一张同声翻译的宣传碟片，担任中国期间的全部口译，还有推介会议上 AP 方发言人的现场翻译。我的劳务费：\$500。我的机票和在中国期间的一切费用由 AP 支付，我可以选择自己习惯的航班，至于 AP 的人员嘛，他们会乘坐国泰公司的飞机取道香港飞往北京。

包裹里还有一盒名片：加拿大 AP 公司中国市场开发项目顾问 茉莉花。名片的左上角印着 AP 的标志：一轮正在升起的红日。盯着那个刚刚跃出海面的初阳，我胸口发热：这次中国之行真的能把我带进 AP？

我把名片小心地放进抽屉，翻开那堆资料。大致浏览了一下，我了解到 AP 的产品集中在农用聚乙烯薄膜这块，除了我的研究课题里用到的温室覆盖薄膜之外，还有一种是用于包装牧草的，叫 Agripack。这个名字该怎么翻？“农业包装”？

我知道名字的翻译可以取直译，就是完全按字面意思，也可以取意译。这个牧草包装袋如果直译成“农业包装”似乎一点也不抓眼球，至少我不喜欢。可还能怎么翻？我一点灵感都没有。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过去在华农校园里闲逛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选一门翻译的课程！

我把这份材料放一边，开始在电脑上敲入温室覆盖材料的翻译稿：AP 独特的宽幅技术在北美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它生产的宽幅温室覆盖材料适用于各种双层聚乙烯温室，目前市场上供应的品种有：防雾膜、保温膜和坚固耐用膜。防雾膜采用特种增加表面张力的添加剂，避免薄膜表面形成水滴，从而让更多的阳光可以穿透，达到改进温室内的光照条件的目的。保温膜能把 80% 的温室热量锁在室内，减少冬季加热能源损耗，是一种增温、节能的高品质薄膜……

不得不承认，AP 负责市场宣传的人还是蛮称职的，这些材料用的都是一些常用英文单词，翻译的时候基本不用查字典。而



且道理阐述得也通俗易懂，外行人理解起来不会有困难。只是……

“Agripack”该怎么翻呢？我又拿起那份牧草包装袋的资料。

“茉莉，跟 AP 干上啦？这么晚还不回家！”门开了一条缝，李媛媛圆圆的脑袋冒出来。

“嗨，媛媛，你说 Agripack 怎么翻才出彩？”我依然盯着手上的那份宣传材料，头也不抬地说。

“这还不简单，农业包装呗。我说茉莉，依想想清爽好不啦，这是科普材料又不是小说。”李媛媛顺手拿起我桌子上的合同，快速扫了一眼：“这个皮特·布朗就是你这次要陪的人吗？”

“谁？”我凑过去，“啊，应该是吧。”我看到合同末尾那个龙飞凤舞的签名。

“是加拿大人吗？多大年龄？结婚没？”李媛媛甩出一串问号。

“这跟我有关系吗？”我睁大眼睛。

“当然啊！这人说不定是你的真命天子呢。”

“不想活了？”我举起拳头，冲李媛媛抡过去。

“别，别，茉莉。今晚叔叔做红烧狮子头。”李媛媛一边躲一边还没忘记说出下面那句重要的话。

我捏紧的拳头一下子松开了。这鬼丫头，她知道我最爱听的，就是这句话！

### 3

李媛媛的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定有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希望她成为一介淑女，可惜这个女孩在发育过程中，忽略了这个名字的美好内涵，仅取了它的发音——她长得圆头圆脑，连身材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习惯这么介绍她：我的忘年

交，美女李媛媛，注意，圆球的圆。看到媛媛扑过来，我赶紧补一句：“是不对的，应该是淑媛的媛。”

这孩子朋友不多，自从那次 K 歌的时候我拔牙相助，就总爱粘着我。那次圭大学生会组织卡拉 OK 大赛，正碰上我试验不顺，跑去散心。我这人五音不全，却很爱听歌，尤其是卡拉 OK。我觉得跟那些歌星们做作的演唱相比，卡拉 OK 才是真情流露。从那些虽不准确却声嘶力竭的歌声中，能听出唱歌的人内心的真诚。我特别喜欢听到那些唱歌的人说，这首歌献给谁谁谁。献歌对象在场，唱得一定特别投入。

那天参加比赛的人还真多，几乎全是低年级的学弟学妹，脸上一副无知的快乐。轮到李媛媛唱的时候，音响突然尖叫一声，然后罢工了。正憋足了劲儿准备一展歌喉的李媛媛气得脸通红，冲上去把那个男生推到一边，嚷道：杰森依什么意思啊，阿拉有得罪依吗？那个男生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老爷音响就是拒绝上岗。

“这又不是他的错，你讲不讲道理呀？”

“听说她是新东方的特派生。”

“难怪这么自以为是，哼，以为自己是谁，别人都要为她服务。”

李媛媛成了众矢之的，眼泪直在眼眶里转，刚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

我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一个电话拨给了同办公室的泰勒，请他来救火。我知道泰勒准行，这个砖头王老五唯一的爱好就是侍弄音响。上次他试图勾引我，去试验农场的路上借回家取深水靴为由，把我骗到他那个整洁的镇屋里，我注意到客厅里有一套价格不菲的音响，音箱足有床头柜那么大，顺口问了一句：你喜欢音乐？他却答非所问地告诉我，这套音响已经被他拆开装起不下十次了，有时候只是为了换一个与之更加匹配的螺丝钉。我嘴上说着，你学农真是可惜了，应该学电子工程。心里却在为那套可

怜的音响鸣冤叫屈。泰勒还在等着我夸赞他的动手能力呢，却不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他从候选人单子上划掉了。我喜欢成熟的男人，他们起码应该把时间花在值得花的地方。

泰勒用了不到五分钟就让老爷音响青春勃发，欢快地歌唱了。围观的李媛媛高兴得手舞足蹈，忘了我正伸长了脖子在她身后眺望。在她的胳膊肘的攻击下，我的一颗门牙轰然落地，口腔顿时血流如注。然后我们坐上李媛媛叔叔那辆银灰色的奔驰，直奔媛媛的家庭牙医诊所。看媛媛那么紧张，我真想告诉她，这颗被中国的医生定义为四环素牙的门牙一直在毁坏我差强人意的容颜，她这一撞，算是让它光荣退休，不必有负罪感。可我什么也没说，我怕她不给我埋单。我有限的预算里是不包括补牙之类的额外开销的。

从此，我龇着洁白的烤瓷牙笑得更加没心没肺。事后我问媛媛“新东方”是什么的干活？她说在上海读的是新东方和加拿大联合培养的高中，高中毕业后不需任何考试就可以直接来加拿大读大学。“有这等好事！这么着加拿大的大学岂不个个爆满了？”我觉得这真是匪夷所思，甚至说是不负责任，要是连英语关都不把一下，这些小留学生的海外学位恐怕都能拧出水来了。

“嗯，不会的。姆妈说，新东方的学费很贵的，一般人家上不起的。”我注意地看了一眼奶油面包似的媛媛，可不吗？这孩子家境一定非常富足，她那雪白的肌肤上看不出任何委曲的痕迹。

每天下午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李媛媛都会横跨整个校区，从化工系的大楼来农学院我的试验室叫我一直走。碰上她高兴，还会请我去她家吃饭。媛媛住在她叔叔家。说来凑巧，她叔叔的豪宅恰好就在学校附近，而且，她叔叔简直就是她的专职司机，随叫随到。更加让人嫉妒的是，她叔叔还做得一手地道的上海菜。

牙米，想到媛媛叔叔做的红烧狮子头，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第二天，接着翻译资料。大概是媛媛叔叔的红烧狮子头在起作用，又面对那个“Agripack”的时候，我突然有了灵感：就叫农盼袋！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翻译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哈！

我得意地想到，一个海外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能否火起来，翻译的名字响不响至关重要。就像奔驰，如果当时不是翻成奔驰，而是完全音译成“笨姿”“笨字”“笨自”，肯定不会有今天中国市场上的风光。翻译这玩意儿就讲究个分寸，既要信达雅，又要适当发挥超越一下，而这个发挥超越是最难的，要求译者对翻译文字的文化、语言习惯，甚至民俗传统都有很好的把握。而这个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译者的悟性。

我为发现了自己在翻译方面的天赋激动不已。翻译的速度也快得惊人。待手头的资料全部翻完，通知 AP 公司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敢相信我说的真的是真的。我对媛媛说，凭着 AP 的实力和我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AP 的产品在中国不火起来真的没天理了。

三天后，AP 的技术总管约翰来到了圭尔夫。约翰是此行的另一位 AP 高管。刚见到他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这位中年男人长着一副东方面孔！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激动地问：您是日本人吗（入乡随俗，不知是哪国人时一律问是否日本人）？约翰丝毫不理会我话语里的套近乎成分，用纯正的英文回答：我是加拿大人。这就比较不客观了，明明顶着一张黄皮嘛，怎么会是加拿大人？我有点不快，一直以为国人崇洋媚外哪。

约翰这次来是带我去做产品宣传片的配音。他开着租来的车带我来到圭大音乐系的录音室。都是事先联系好的，到了那里就开始录音。我手上有碟片上的英语解说部分内容的翻译稿，放到某一段解说的时候，录制人员会把英文解说隐去，我只需照着讲

稿，把这段的中文部分读出来就可以了。录音室里很安静，耳机里传来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沙哑的破锣嗓子，带有严重口音的普通话（ci、chi不分，n、l不分）。想到推介现场上千人的大厅里回荡着这样的声音，我恨不得找块豆腐一头撞死！

录完音，约翰拿着那盘让我羞愧万分的碟片，严肃地跟录音师探讨制式问题。我心里骂道：果然是个不懂国语的日本白痴（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约翰给我的名片，他姓田中）。

出了录音室，在音乐系的大楼外面意外地见到了李媛媛。我乐颠颠儿地把她介绍给约翰。媛媛这时候倒真的表现得像个淑女了，低眉顺眼，轻声呢喃：我是化工系的，来自中国上海。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气得我用中文骂了一句：“少来，这个是西洋鬼子，不是东洋阔少。”

## 5

AP的中国之行有四站：北京、山东、怀州和上海。

北京，我和AP公司的代表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国贸饭店碰面。一位是老相识，加拿大人约翰（第几代移民未知，看上去还没来得及混血），另一位，就是那个有着龙飞凤舞签字的市场总监皮特。第一眼见到皮特，我心里动了一下。不记得之前告诉过你没有，我这人很好色的。一见酷男就眼冒绿光的那种。

而皮特，恰好符合我对帅哥的所有期待：瘦高挺拔的身材，轮廓分明的脸部线条，湖蓝色的眼睛里闪着柔和机敏的光。只是……人生从来都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皮特的身边站着一个个头、长相都跟他相仿的少年。我当时就是你跟上帝要个苹果，他偏给你搭个烂桃子的感觉。我并不在意约翰婚否，但我不能接受帅哥皮特已婚有子的现实。

事实上，接下来的两周里，我连嫉妒皮特太太的时间都没有。第二天早上，按事先说好的，在酒店早餐大厅与约翰和皮特，以及一位农业部的陪同官员一起用餐，讨论一天的日程安排。酒店的自助早餐完全是中西合璧式的，丰盛极了。面点有油条、油饼、小笼包、饺子、馄饨、面包、蛋糕；饮品有豆浆、牛奶、咖啡、茶、橘汁、苹果汁、桃汁、椰子汁；素菜有炒青菜、炒豆芽、四季豆、酱黄瓜、雪菜、萝卜条、生菜色拉等等，等等。我罗列这么多，完全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而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损失有多大！

吃饭期间，只要那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说话，我就要为他翻译。如果恰好碰上其中的一个那天谈兴较浓，我的嘴就一直不停，吃汉语，吐英文，或者反之。这个情景不光出现在早餐桌上，一天三顿饭，餐餐如此。晚宴因为参加的人多，尤其难熬。看着满眼的美食却不能心无旁骛地豪吞巨咽，我终于明白了“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共进晚餐”对现场的翻译人员来讲是怎样的噩梦。要是遇到比较多事儿的服务员，每上一个菜都要从典故到材料介绍一大段，什么朱元璋落难时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苏东坡治理西湖时慰劳民工的东坡肉，遇上这种，我就更遭罪了。作为一名理科生，我有限的英文词汇 80% 来自专业课，有关这些精美菜肴的美丽传说和特别用料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翻。

我们中国人真是热爱传说的民族，不光山上的每块石头有故事，连餐桌上的每道菜也都有典故。我在想，在北美的咖啡店，店员上提拉米苏的时候，大概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致告诉客人，提拉米苏是意大利文“带我走”的意思，源自二战时的一个美丽故事：丈夫要出征了，可是家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爱他的妻子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饼干、面包全做进了一个糕点里让他带上，那个糕点就叫提拉米苏。每当这个士兵在战场上吃到提拉米苏就会想起他的家和家中心爱的人，带走的不只是美味，还有爱和幸福。后人就把这种点心叫做提拉米苏，记录这段美丽的爱情。这个故事很唯美是不是？可告诉你，这是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而非

出自咖啡馆服务小姐之口。

但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看的不是风景，是历史，吃的不是食物，是文化。尽管这个历史和文化对我这个理科生的翻译官有点勉为其难。到后来，我学会了装聋作哑和偷工减料，反正这些有趣的故事对 AP 的中国业务并不重要，不是吗？这几位彬彬有礼的 AP 高管可不是来听故事的，他们关心的是能从中国老百姓的腰包里掏走多少银子。

我的进餐痛苦在第二站山东时到达高潮。山东农业局安排的是参观青岛郊区的几处大棚温室。每一处温室参观完了，照例是一通历时好几个小时的豪宴。我们的山东老乡特别好客，每顿饭都是菜肴摞了好几层，劝酒劝到嗓子哑。

在山东的第二天，皮特很严肃地对我说：“茉莉，请你一定告诉他们，我希望安排 light meal（便餐）”。估计他实在受不了了，有好几次我看到他吃饭之前偷偷服用助消化药片。我对中方接待官员说，加方希望吃便饭。接待人员说，那不行，都安排好了，下面研究所的人都等着这顿饭呢。我当然不能直接对皮特这么说，他一个加拿大人如何能理解中国的“国情”呢。我说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很难改变。多一个字也不说，就让他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民族好了。

既然请求不起作用，聪明的皮特想出了一招，每次一入席，他就声明，对酒精过敏，滴酒不能沾。约翰趁机说自己有家族遗传，一喝白酒就醉。中方说破了嘴也没用。

这样一来，我和皮特几个一下子解脱了。再遇上这样的宴会，只要象征性地说几句应景的话就万事大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场面：客人们在一边聊天，没人理会，主人之间大声劝酒，吵作一团。我因此对皮特蛮佩服的。显然他有自己的行事原则，并且有足够的机智坚持这个原则。这是我认为的成熟男人的标志之一。



在山东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的晚宴破例没有搞到很晚，回到酒店之后多了一点我们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那个酒店非常豪华，酒吧、桑拿房、游泳池、台球室，应有尽有。我正琢磨着到哪儿消磨这珍贵的几小时呢，约翰开口了：

“花小姐，可以邀请你去酒吧坐会儿吗？”这个个子不高的日本男人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破例露出一丝得体的微笑。

我一时语塞。环顾四周，皮特早都不知去向，估计陪他儿子游泳去了。我没想到约翰会做出这个邀请，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因为这么多天，他对我一直是礼貌有余，热度不足的。

“好啊。我去房间换件衣服就来。”我极力笑得阳光灿烂。

此时，我们正站在酒吧的门口，里面投射出的暧昧的彩色灯光和节奏感很强的音乐，让我心里一阵发慌。说完那句话，便逃似的冲上电梯，朝自己的房间奔去。

关上房门，我惊魂未定地坐到沙发上，“怎么办？躲是躲不过去了。何况自己已经答应人家了。这个该死的小鬼子，想讨我茉莉的便宜，没门儿！”我恨恨地骂道，随即又安慰自己：反正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换上一件领口捂得严严实实的白衬衫，和一条又肥又大，看不出一点曲线的休闲裤，气定神闲地出现在约翰面前。

约翰的眉毛挑了一下，眼光挑剔地注视着我，脸上依然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花小姐来杯什么？”

“橘汁。”我朗声说道。事实上我是可以喝啤酒的，而且量还挺大。但不是跟这个小鬼子。

“来杯橘汁。”约翰为我点了橘汁，自己要了杯人头马。

“花小姐来自中国的哪个城市？”

“苏北农村。”我故意把自己往土里埋，希望他不要对我这

个乡妹子有任何非分之想。其实怀州虽小，还可以算得上中小城市的。

“哦，是吗？在中国，农民都有能力送孩子去国外读书？”约翰倒是挺实诚。

“当然。现在中国的农民可有钱了。自费出国旅游，出国考察，都是常事儿。”我不想跟他说，我出国读博士，根本没要父母一分钱，全部是靠我自己的助研奖学金。而且，我那个下岗的老妈和病退的老爸，也没有能力供我读书。

“是吗？真让人难以想象。在加拿大，农产品都需要政府补贴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愿意经营他们的父辈留下的农场，而更愿意去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许我错怪约翰了，他似乎确实把加拿大看作祖国，没有把自己当日本人。正在我心不在焉地跟约翰胡扯的时候，一群旅行团模样的游客拥了进来。

“花小姐，这里太吵了。可以到我房间去坐坐吗？”约翰直视着我说。他的眼睛里有种特别的东西，傻瓜也能看出来。

“喔，不。”我急急地说道，“改日吧。今天有点累了。而且，我还要准备一下明天的推介会。”不等他回答，就站起身。

临走时，我没有忘了给满脸失望的约翰一个迷人的微笑，并祝他晚安。

回到房间，我如释重负，哼着歌冲了澡，洗了头，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拿着遥控器，把所有频道巡视了一遍，突然一个问号跳到我脑子里：如果刚才约我的是皮特，我会这么果断地拒绝吗？

我知道我不会。事实上，我求之不得。是的，皮特有儿子，肯定也有婚姻，但那又怎样？就算那是一个火坑，我都会欢欢喜喜地跳进去！

说实话，约翰长得并不讨嫌。虽说没皮特那么高，那么帅，按日本人的民族高度来讲，可算中等偏高身材了，而且他眼睛挺